

李绍周墨痕心迹

LI SHAOZHOU MOHEN XINJI

主 编 贾德江 ●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胸中
事无常



結廬人境視草樹
清琴橫揭盈虛月
濁酒慰懷深淺金
修竹夢多看山氣
不屑朝市多風眉
桃源忘言得真意

独向深山觅古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绍周墨痕心迹 / 贾德江主编. - 北京: 北京工艺美
术出版社, 200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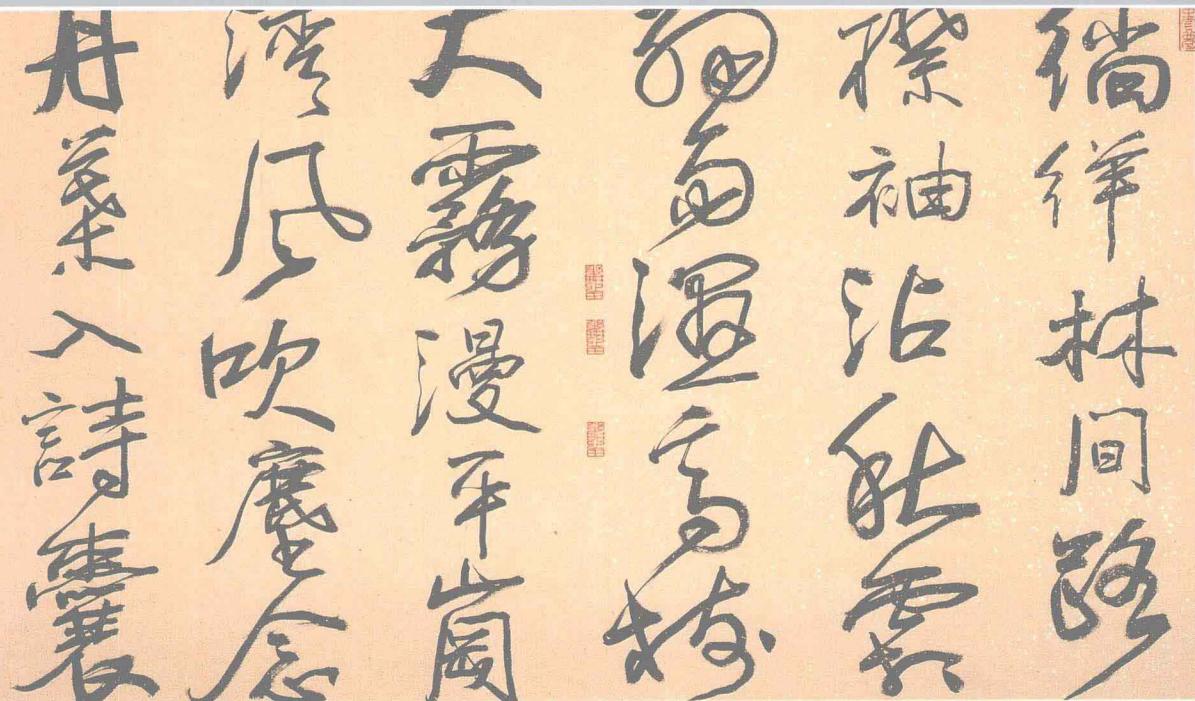
(中国当代画坛著名画家精品荟萃·第2辑)

ISBN 978-7-80526-740-1

I. 李… II. 贾… III. 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
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7543号

●责任编辑 / 陈朝华 ●责任印刷 / 宋朝晖 ●装帧设计 / 汉唐艺林



中国当代画坛著名画家精品荟萃·李绍周墨痕心迹

出版发行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七区16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 www.gmcbs.cn

电 话 (010) 84255105 (总编室)

(010) 64283627 (编辑部)

(010) 64283671 (发行部)

传 真 (010) 64280045/84255105

制 作 北京汉唐艺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爱丽精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16

印 张 2.75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978-7-80526-740-1/J · 650

全套(10册)定价: 250.00元 (本册定价 25.00元)

ISBN 978-7-80526-740-1

9 787805 267401 >

中国当代画坛著名画家精品荟萃

李绍周墨痕心迹

主编 贾德江

病卧夜车痛惜因
紗任浮流衣乍
虹縣冉多一亭
雨夜独夜行白而走廊用筆作
寫詩上首以患病痛也經周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丹叶入诗囊

清风吹尘念

丁亥秋绍周书于北京寓所

清风吹尘念
丹叶入诗囊

清风吹尘念
丹叶入诗囊
纸本 132cm × 66cm



李绍周

1956年出生于甘肃武威，1961年回到故乡河南省洛阳市。1976年2月入伍，曾在青藏高原服役八年。1987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国画专业，同年任解放军第二炮兵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至今。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工笔重彩画会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

自幼喜爱并学习文学、书法及美术。任专职画家二十余年来专攻中国画，致力于用传统手法表现当代生活题材和人生感悟，充分发挥工笔画的精致典雅和水墨画的笔墨情韵。丹青之余，长期研帖习字，作文写诗，诗书画同修，既相得益彰，又各有所成。绘画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全军重要美展，曾多次获奖和被中国美术馆等机构收藏。1988年曾获首次全军书法比赛二等奖。1993年与刘大为、楼国明、金祥龙在绍兴博物馆举办国画联展。曾先后在洛阳博物馆（1994年）、中国美术馆（1995年），洛阳大千画廊（1996年），江苏省美术馆（1997年），中国美术馆（2005年）、烟台市文化宫（2005年）、洛阳博物馆（2006年）举办个人画展。出版有《李绍周工笔画》、《当代著名画家技法经典·李绍周诗意图》、《名家名画·李绍周》、《中国当代画坛著名画家精品荟萃·李绍周诗书画集》，发行有《李绍周专辑》中国邮政明信片。作品入编诸多画集和文献，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河南电视台、山东电视台、洛阳电视台分别制作播放介绍和欣赏李绍周工笔画的专题片。

李绍周书法的文人本色

● 祝振中

在我看来，绍周先生的书法纯然是文人心性的流露。显然，他一直是一个出色的人物画家，在工笔人物的诗意图探索、写意小品的理趣开掘等方面都做得有声有色、墨彩灿然。但他的书作无疑更深刻地标举了文人的雅量远思与逸情至性，在文化精神层面上更多承载了传统文人的风骨气度，称得上文人本色的直接呈露。

说到风骨气度，我想起宋人苏子由关于为文的一通高论。他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显然，气对于为文的重要是不待多言的。从这一意义上，文如其人亦可说如其气、如其性。很明显，气与性是可感而不可学的，因为即便学得三分，也是徒具他人形貌，非关神采的。然而又决有可学处，那就是养气褒性，所谓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也。苏子由这通高论与其兄苏子瞻关于“士人画”的议论，意气可谓相通。子瞻云，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这里，画之“意气”与“文之气”一样，何尝不是只能“养而致”者，不下一番修炼之功，只凭一点聪明，东摹西仿，到头来便只有临渊而羡、望洋兴叹的份了。

绍周先生书法的文人本色，应当说首要体现在文人的风骨气度上。这首先在于他的创作状态，乃是真正的诗画余兴，与古代文人的创作是一致的。绍周先生好读书，其涉猎范围当然多为文史哲之类，他对传统经典如老庄孔孟、佛禅经卷，正史传记、笔记小说，名家古文、谐趣小品，诗词歌赋、短章札记等，皆有浓厚兴趣，而且他善学多思，在理与趣上深识个中三昧，其博闻强识、见解隽永，在他的诗文中已有活泼反映，在此不必例举，读者诸君自能会心肯许。多读书，必然意气充盈、不同流俗；多思悟，自能心地轩豁、事理通达。在这种状态下，创作的冲动便不期而至。东坡云：“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事实上，绍周先生也常常处于“偶然欲书”的状态。他的两幅长卷，《过云堂自作诗手卷》与《过云堂抄古人梅花词手卷》，皆是在“极想写字”时写出，所以一气呵成，气脉贯通，不做细节雕琢，但使性适情，自然透出一股书卷充盈之气。

绍周先生书法文人本色的另一体现是由技入道的审美形式的自觉。由于诗书学问的滋养，绍周先生的书法已具有了深纯独到的韵味，既不同于单纯书家之字，也有别于一般画家之字，更多具有了学人书法的风采，于拙朴刚健中，透出智慧与雅量，是颇耐品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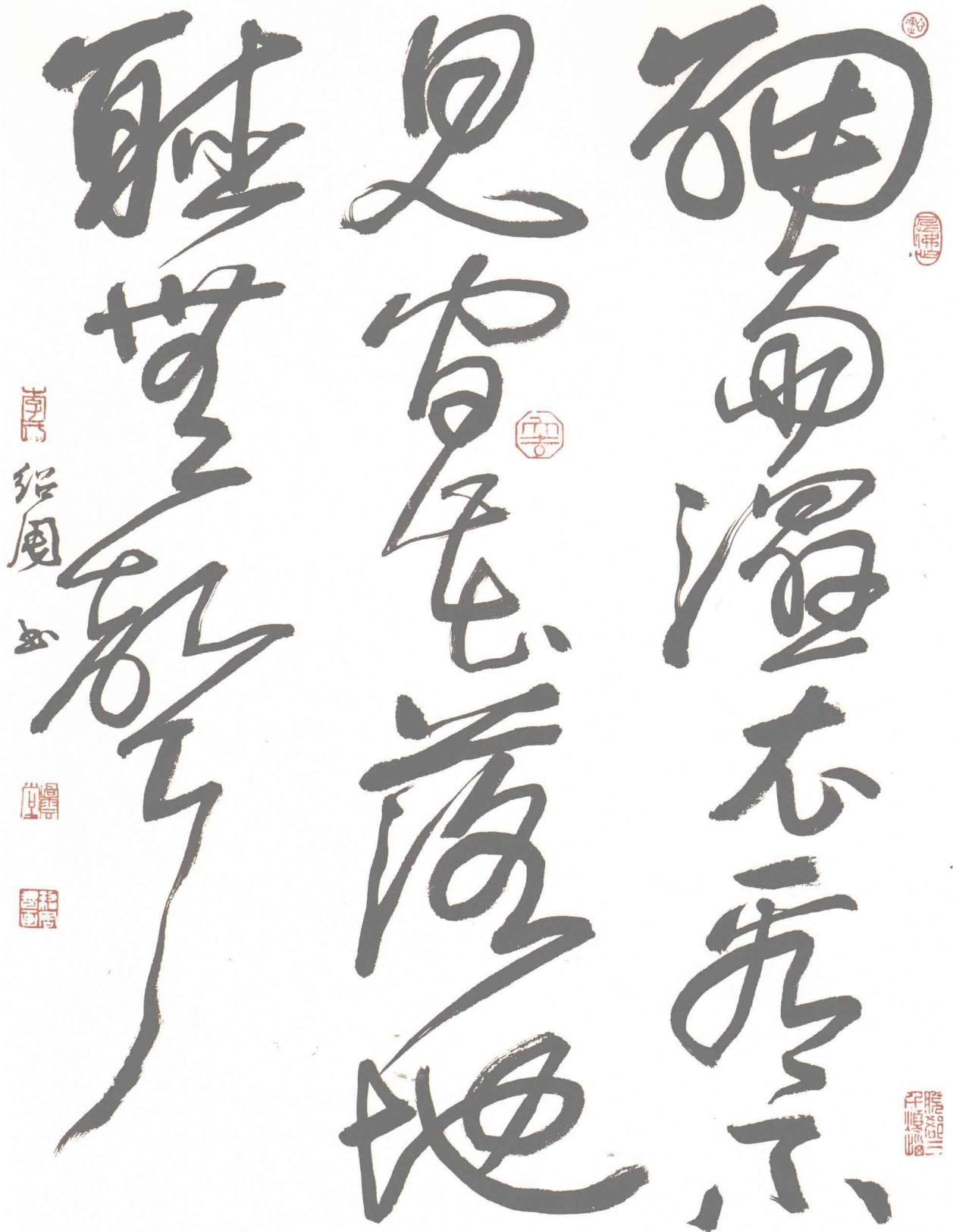
当下书坛热闹非凡，由观念而导致的各个支派弄潮逐

浪，好不繁荣。这派那派，在我看来，不过都是“作家派”，为名利而来，为名利而去。须知“逝者如斯”，倘不能深参玄悟，于“道”有得，即便弄个这派那派，当上个宗主，又有何用。石涛上人曾在画上题道：“画家不能高古，病在举笔只求花样。”此语真毒，好像是专对今人的棒喝。是的，当代书坛的症结也正是“举笔只求花样”，挖空心思自造，与趋炎附势依傍古人一样，皆在求一进身“花样”。至于书法的精神、文化的内涵、人生的感悟、自性的觉察到底有多少，只有天知道。绍周先生自然是游离于“这片舞台”之外的，虽然他自十岁就开始描红，虽然他早在二十年前就首次在全军书法比赛中获过大奖，虽然他几十年来一直与毛笔为伍，虽然他深谙“书为心画”的要旨，但他对书法一直仅限于“寄情写心”这么一种状态。其实这些罗列的“虽然”都毫无意义，或者说，正因为他深谙“书为心画”要旨，正因为他明白“文以载道”的大义，他才会几十年来，将自己书法的创作限定在这么一种修身养性不图闻达的状态。在技法上，他显然不求炫耀，但几十年的心手厮磨，对于笔墨的驾驭称得上悠游自如，如笔毫的折转、提按的力道等，都达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在取法上，他更多将隶法融入行草之中，有的近于颜平原的宽博，有的似乎又近于何子贞的朴茂，这与他古拙的结体、方折的用笔相一致。整体气息上透出朴拙厚实、风骨铮铮的君子气派。他的书作以自作诗为主，绘画题款亦占有一定分量，也有少量古人的诗词联语，都是与他意气相投之句。也就是说，在内容上，皆是有感而发，因而是心手相应的自然创作，并非是为着某一目的的应景之作，这也决定了他创作的纯粹性。这种纯粹性，形成了他书作中的“静气”，即在风骨铮铮的点画律动中，保持了整体气息纯净如一的书卷之气，毫无时下弥漫书坛的怪谲和浮躁痕迹，这是十分可贵的，也形成了他书法文人本色的又一体现。

书法之于文人，实在是分内之事，而“文”才是载道的“重器”，所以扬雄才说“壮夫不为”。很显然，绍周先生是不欲作“壮夫”的，他只是清守着作为一个文人、一个画家的自足之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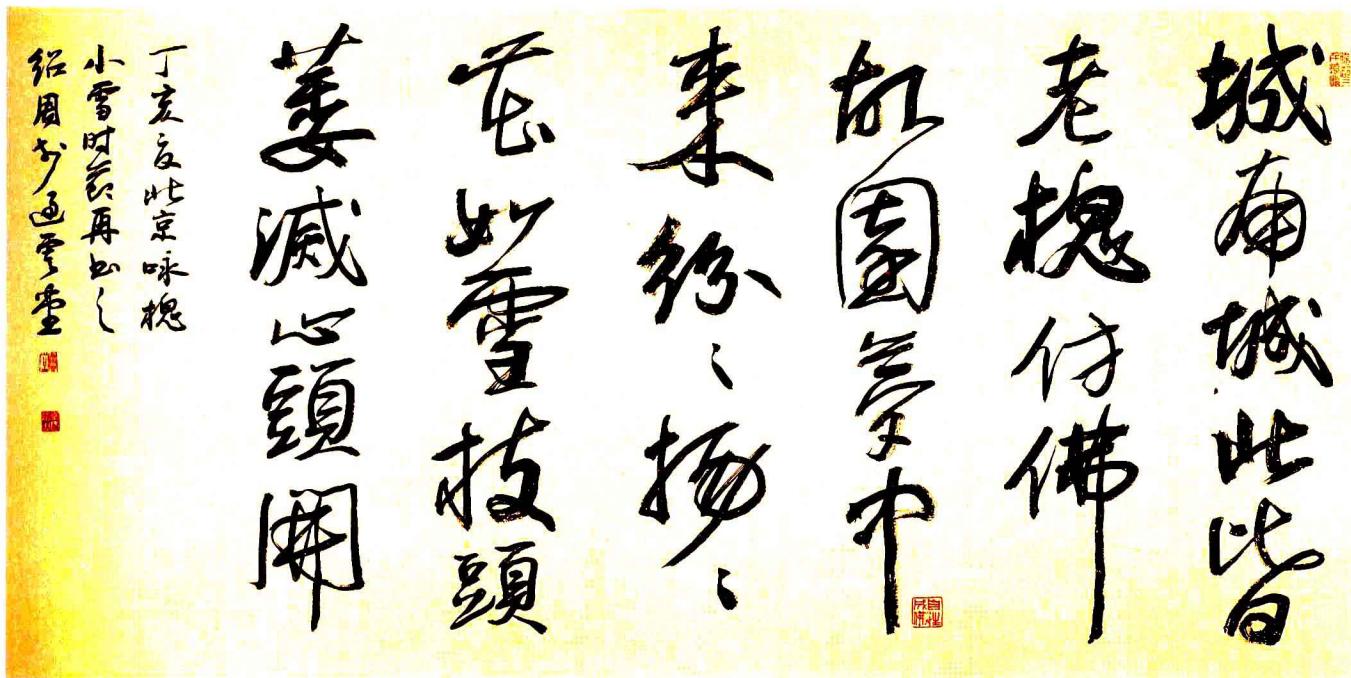
写到此，我猛然记起他在一幅水墨人物小品中所题的明人陈眉公的一则妙语，人生有书可读，有暇得读，有资能读，又涵养之如不识字人，是为善读书者也。享世间清福未有过于此也。噫，如此清福，又何尝不是我等梦寐之求哉！

2008年7月于见山堂



细雨湿衣看不见 闲花落地听无声（刘长卿诗句）

宣纸 70cm × 50cm



城北城南皆老槐，仿佛故园梦中来。
纷纷扬扬花如雪，枝头萎灭心头开。

宣纸 66cm × 133cm

过云堂杂记

● 李绍周

学写字，学绘画，学诗文，恍然间已过四十年矣。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惭愧而无奈。我只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热爱者、发烧友，仅此而已。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这一代人尽管志向远大，但由于该长庄稼的时候，大地上却长满了荒草，该读书学知识的时候，我们的脑子里却塞满了狂热空洞的大口号。文化基础薄弱，食域狭窄，营养单一，严重的先天不足，所以空有鲲鹏志，却无摩天翼。虽不甘若蜩鸠一般，啜食于蓬蒿间，可也只能怅望九万里长空而浩叹！我们这一代人整体上陷于中国文化山脉的低谷里，历史海拔不高，起点又太低，因此是不大可能在以深厚的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文学艺术领域里出大家或大师的。其中最出类拔萃者较之前贤也相形见绌，只要他酒没喝高，还有自知之明，都应该知道自己是老几，吃几碗干饭。能成为我们后代可靠的铺路砖、垫脚石，就很有价值，无悔无憾于此生了。我一直深感读书太少，知识贫乏，精神苍白，因而思涩手拙，力不从心，所以从不敢懈怠和自满。天时难违，只好认命，去奢念，除虚妄，老老实实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不为了讨领导高兴而发豪语，不为了给自己壮胆而说大话，人生漫漫，山高路遥，勉力前行吧。后人

如何评说，就是看谁最终站得高出了几寸，走得远出了几尺罢了。

大约十二三岁时，我在一本没头没尾的破旧小说上，看到一句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当时大概理解了一点字义，后来也只能记得前半句，但它却深入了我的心灵。以后在农村插队干活，当寒风皲裂手背两手疼痛不能握拳时，在水库披星戴月连续劳累中暑虚脱病卧土窑时，在青海山区严冬里通信施工倍尝艰难困苦时，在从军千里感情受挫泥潭挣扎困惑烦恼时，在调到陌生单位备受冷遇颇多坎坷情绪低落时，在军艺两年抛妻舍女如饥似渴求知学艺时，这句话一直是我顽强坚持为理想而努力的强心针，又如一面响锣，时时警醒和鼓舞着我常常疲惫和脆弱的灵魂。直到三十多岁我才知道这是孟子的话，对其含义也有了历经磨砺后更深的理解。至今“天”也并未降什么“大任”于我，但这句在我幼小心灵里深深扎根的话，肯定影响和改变了我的精神世界，使我的心灵依然存有天真，没有被横流的物欲所

思友图
春风一夜
花满池
遥想江
南雨丝
相去三千里
花开花落君不知
君少知



思友图 宣纸 50cm × 42cm

题字释文：

春风一夜花满池，遥想江南雨如丝。相去三千五百里，花开花落君不知。
戊子暮春写意并题句，绍周于过云堂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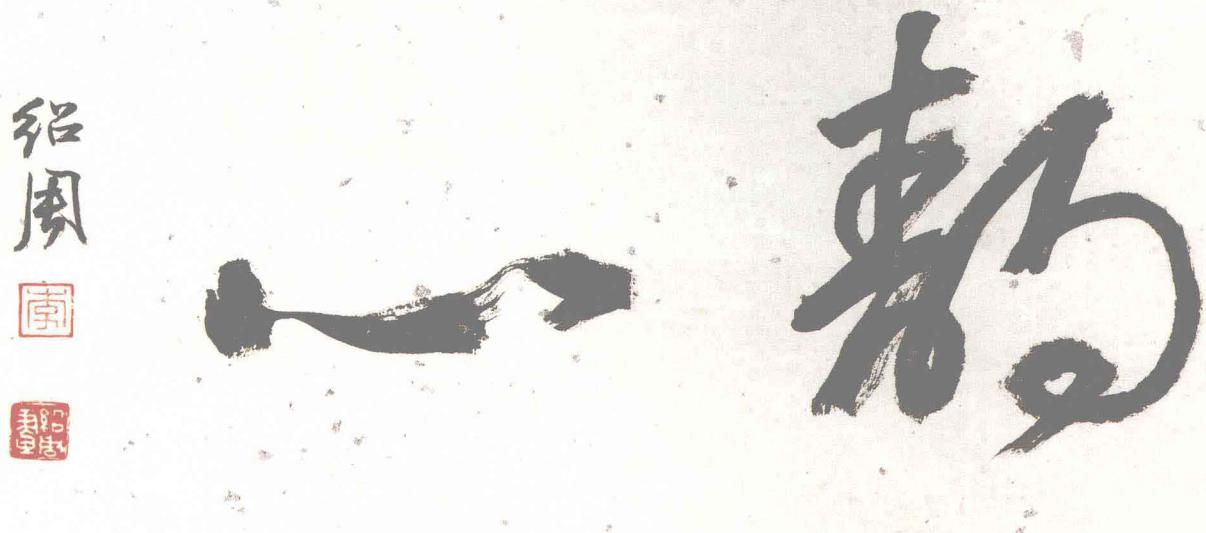


万念一瞬 铜版纸 20.5cm × 28.5cm

淹没。它让我十分迷恋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知道满山宝藏，博大精深，奈何我脚力太差，实在攀不高，走不远，能欣赏一片景，能掬取一捧土，亦堪慰此生，受用不尽，其乐无穷焉。

回望千年，在历史的坐标上，被人们尊为书法家的人，或为良臣名将，或为文坛巨擘，或为丹青妙手，或为高僧大德，其一生功业，多有建树，不只是书法。换言之，书法绝不是他们的第一本事，更不是唯一本事，书法只是他们漫长人生中的一种嗜好或一种点缀。单纯以写字为生的人是不被当时社会看重也没有几人留下名字的，尽管他们的作品书法水平足以垂范后世，如大量珍贵的魏碑汉隶竹简经书等却都是无名之作。好的书法家只是用情用功相对专一，而不是单一，因为岁月久远，世事漫漶迷蒙，一般人看不到单纯的笔墨线条背后作者那丰富多彩的人生内容。后人论及前人常说：某某书名为画名所掩，某某画名为书

名所掩，某某诗名为书名所掩，某某书名为诗名所掩，不一而足，言有遗憾之意。有则掩之，无则何掩？而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政治动荡，文脉断裂，文化价值观念混乱，精神家园荒芜迷失，致使今之中壮年一代书法家，根本没有经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教育和学习训练，更谈不上深厚的造诣和独特的见解，知识结构单一、单薄，其学问、修养、胸怀、功力诸综合素质，可观可论者寡矣。他们与古贤前人几无太多可比性，整体水准大为降低。熟悉历史清醒明白者只能仰天长叹，非吾辈无能也，天不予以也。然而也有些人无知无畏、胸无点墨，捏一管毛笔即自诩为书法家，甚至只是在书写工具、书写方法上标新立异即敢大言不惭号称什么海内第一。书法家岂止仅仅是熟练地写写毛笔字而已！历来评价书法家，不只论其笔墨功力，更论其学养修为。王铎在给他亲家的信中说：“弟子于笔墨敝帚也，无益国家，暇中偶以戏为之，全力惟求经史，批观诗文……”可见古之大书家概无意以书法为一世营生，而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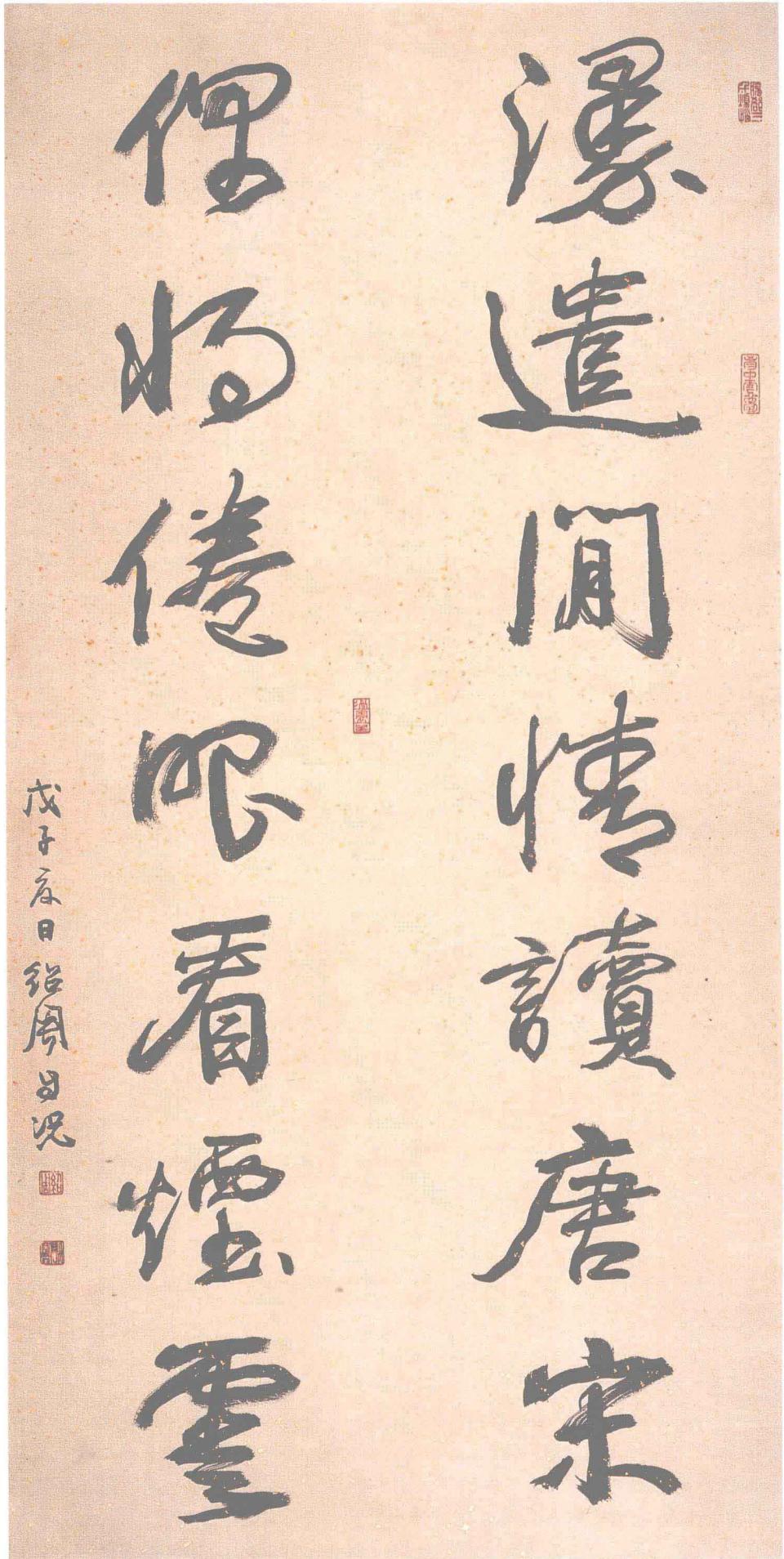
静心 宣纸 15cm × 33cm

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大事之余，以其修身养性陶冶情操而已。长期下来，却自然形成了一片绚丽的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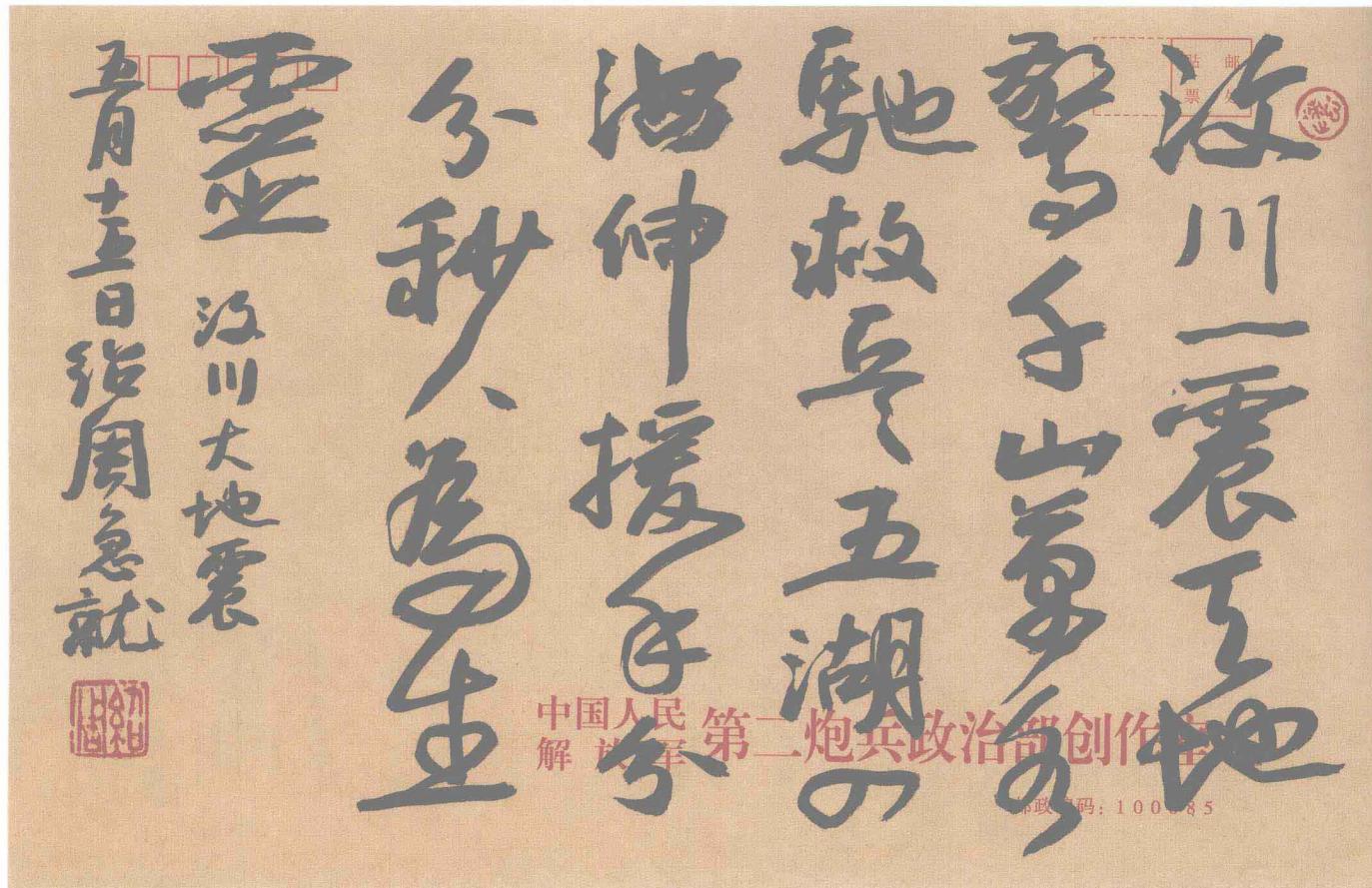
书法建立在童稚启蒙时即用毛笔的沃土里，所有识文断字的人都会用毛笔。百年以前，毛笔字是读书人进入社会的敲门砖和基本脸面，没有一个字迹不堪的人能够正常地走上仕途，而只有其中学问大写字好的人被尊称为书法家。人类在物质文明领域里的每次发明创造而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会对精神文明领域造成一定的影响或伤害，很多东西都是双刃剑。时代的变迁，不以部分人的意志为转移。钢笔传入中国，书法之大劫也；电脑普及全民，书法几遭灭顶之劫也。中国书法最重要的传承者是文化人，而如今他们大都不会用毛笔了，连钢笔也不再用了。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董其昌、王铎等古代大师在文化和书法上的精深造诣，今人只可望其项背，莫之能追；林散之、齐白石、毛泽东、于右任、郭沫若、启功等现代书法大家也已几成世纪绝响，能和之者寥若晨星。现在无论各种书法团体有什么名号，无论学习书法者有多少人数，无论各种展览比赛五花八门有多么热闹，都只是一种群众性地对祖国传统艺术的热爱，可以丰富文化生活、陶冶情操、消磨时光，但都无力从实质上增加书法艺术的精神内涵和艺术高度，因为书法艺术从来就不仅仅是写写毛笔字的问题。缺乏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作坚实根底和精神内核，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书法大家和公认的学术领军人物，这

也是当代书法家普遍面临的重大困难和发展瓶颈。仅略知一点皮毛，抄抄古人华章，写几句看过即忘的韵文，与真正书法家的素质相去甚远。从某种意义上讲，书法家比画家有更高的衡量标准。忍看西风凋碧树，繁华落尽见清秋，如同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经典艺术存在和发展的水土已经流失一样，无法持续蓬勃葱郁，书法也面临着辉煌不再、颓势明显的窘境。如今在所谓全球化的潮流冲击下，不仅是艺术，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生态都在相当程度上发生着变化、退化，都有生存危机。也许这符合“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的自然规律，同自然界其他物种一样，有的会逐渐消亡，有的会发生变异，但不免使人心生悲怆，不忍面对。我觉得，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相当长的岁月里将会继续存在，但是书法的文化灵魂正在游离，核心精神消逝大半，常常呈现的只是一个熟悉的躯壳。书法在当代许多人手里已沦落为美术中最基础的黑白构成元素，成为了纯粹的装饰装潢艺术，如此既失去了书法的独立文化价值和意义，美术也并无因此而增加语汇和光彩，这恐怕不是凤凰涅槃，而是凤凰落架。

田园农耕时代已经结束，信息网络时代正在行进，世界已不再是各自封闭的小天地。时过境迁，物已变，人全非，每个时代的艺术都有不同的图式语言，可以怀古，但无法复古。模仿是可笑的，重复是可悲的，而扯古人的衣袂来遮自己的破绽，更是可怜的。但中国的绘画和书法艺



漫遣闲情读唐宋，
偶将倦眼看烟云。
宣纸 132cm × 66cm



汶川一震天地惊，千山万水驰救兵。

五湖四海伸援手，分分秒秒为生灵。

牛皮纸 23cm × 35cm

术是渐进式发展，不同于西方艺术的突变式发展，所以需要踏着先贤的肩膀往上攀登。因为踩在先贤的肩膀上，我们可能会看到他们的头皮屑，不过头皮屑是头皮屑，一点也无损先贤的伟岸和深沉。

参展参赛的书法作品难以完全自然自在，有点儿类似竞聘面试，作者不免揣度评委的好恶，内心紧张焦虑，拘谨小心，向人强笑。又如新媳妇初嫁，不知“画眉深浅入时无”，心怀忐忑。东坡云，“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讲的是展纸弄翰时心态要从容放松，字里行间自然会流露出作者的气质、情绪，有缘者晤之当会感动于心。《兰亭序》不过是王羲之为一群哥们儿饮酒唱和诗集所草就的序言，《祭侄稿》是颜真卿满怀悲愤为侄子写的祭文草稿，《自叙帖》也是怀素和尚兴来一挥而就的篇什，还有无数的古贤书家的诗文信札，或庄重或洒脱，或从容或疾速，或劲健或秀雅，毫无拘束，自由自在，一派天真，根本没当“作品”来“创作”，都是作者内心感情的自由抒发，当时情绪的自然流露，不需要别人来评判定夺生死，完全由时间来

汰选去留。米芾有诗云“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诚为书法真谛也。

历来有言“字如其人”，我几十年看下来，觉得一般人的字迹仅能体现作者的性格和情绪，而书法家的作品能进而体现自己的气质、学问、修养。基本与道德无关，并非所有的人都写一手好字，所有的坏人都写一手烂字。倒是常见公认的好人字写得不敢恭维，著名的坏蛋有的字写得颇不一般。但是“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东坡句），字因人传，爱屋及乌。亦因不喜其人，遂不彰其字，也跟长相无关，否则，富态的启功怎会字体清秀瘦劲，而瘦小的舒同却是写得雄强圆浑，多少英俊漂亮的明星写的字却是毫无美感。毛泽东的字狂放不羁，周恩来的字儒雅含蓄，郭沫若的字才气横溢，齐白石的字质朴倔强，吴昌硕的字浑厚老辣，于右任的字圆融端穆，李叔同的字淡定出尘，张大千的字豪迈奇险，皆是作者性格、气质、学问、修养、胸怀的自然外化，毫无矫饰，所以纷呈异彩，各具魅力。装腔作势的人写字多矫揉造作，

机心脱尽天地明，月照清泉云行空。
我是春夏秋冬树，笑迎东南西北风。

丁亥初秋晓经周易
此宣顿悟

李
菜宝斋

周易

机心脱尽天地明。
月照清泉云行空。
我是春夏秋冬树。
笑迎东南西北风。





故园入远梦 卡纸 14cm × 21cm

憨厚老实的人写字朴素简直，急性子的人写字多毛手毛脚，慢性子的人写字四平八稳。

东坡说：“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临帖练字很重要，读书修养更重要。练字如唱戏吊嗓子，结字谋篇基本功扎实等于发音准确口齿伶俐，唱戏靠戏文入耳动心，可我们如不读书无修养腹内空空，提着毛笔写什么？莫非拾人牙慧抄一辈子古书吗？“腹有诗书气自华”，实际上读书修养也会表现在笔墨的雅俗文野上，直接反映了书写者的文化品位。

书法的基本功靠苦练，不然不能驾轻就熟。书法的风神境界靠思悟，不然不能超凡脱俗。写字要自然本色，不为雄强而剑拔弩张，不为秀丽而搔首弄姿，不为庄重而憨头呆脑，不为潇洒而轻飘浮躁。

书法历来是中国画家的必修课，也是基本功，画中国画字写不好，不仅是遗憾，更是缺陷。从历史上看，书家

可以不善画或者不会画，这很正常，无损书名。但画家却必须善书，特别是唐宋以降，文人画兴起，尤为如此，好画家必是好书家，无一例外，继而成为一项公认的品评标准。若书无可观，则其画必俗，不入时亦难传后，不登大雅之堂，遂历来不为世人看重。好画题好字，恰如锦上添花；好画题差字，真是佳肴落蝇。况且，书法关乎画法，书画用笔一理，画家学书法不是多一雅好，而是必须的功课。练字既是练画，画家字写不好，更是直接影响到笔下线条的质量和韵味。当代中国画家，由于林林总总的原因，大多数字写得不好，甚至有的全靠别人题字，已不适宜用传统标准来衡量，是否要与时俱进，请高人另制尺度，得以自圆其说，既可保全画家体面，又能解脱尴尬窘境？

别把自己不当回事，别把自己太当回事，自己到底怎么回事，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在艺术界，有的人狂妄自大，自圣自王，见誉则喜，闻过则怒，把自己当作某种艺术的完美形象代表，某个地盘的当然掌门人，喜欢独霸舞台和话语权，颐使气指，听不得任何探讨分析的不同意见，甚

至诋毁和排斥不同见解的人，在小圈子里自高自大，得意洋洋。那是把自己太当回事了，属于理智失常，不知天地之广大、个人之渺小。其实艺术从来都是大众共同追慕喜爱的缪斯，而不是某个人的老婆或宠妾，不容他人置喙和染指。有的人习惯仰人鼻息，唯唯诺诺，妄自菲薄，自暴自弃，没有清晰的研究方向和持续努力的恒心，打一天鱼，晒三天网，满足于捧场凑热闹，那是把自己太不当回事，到头终是虚度年华，两手空空，一无所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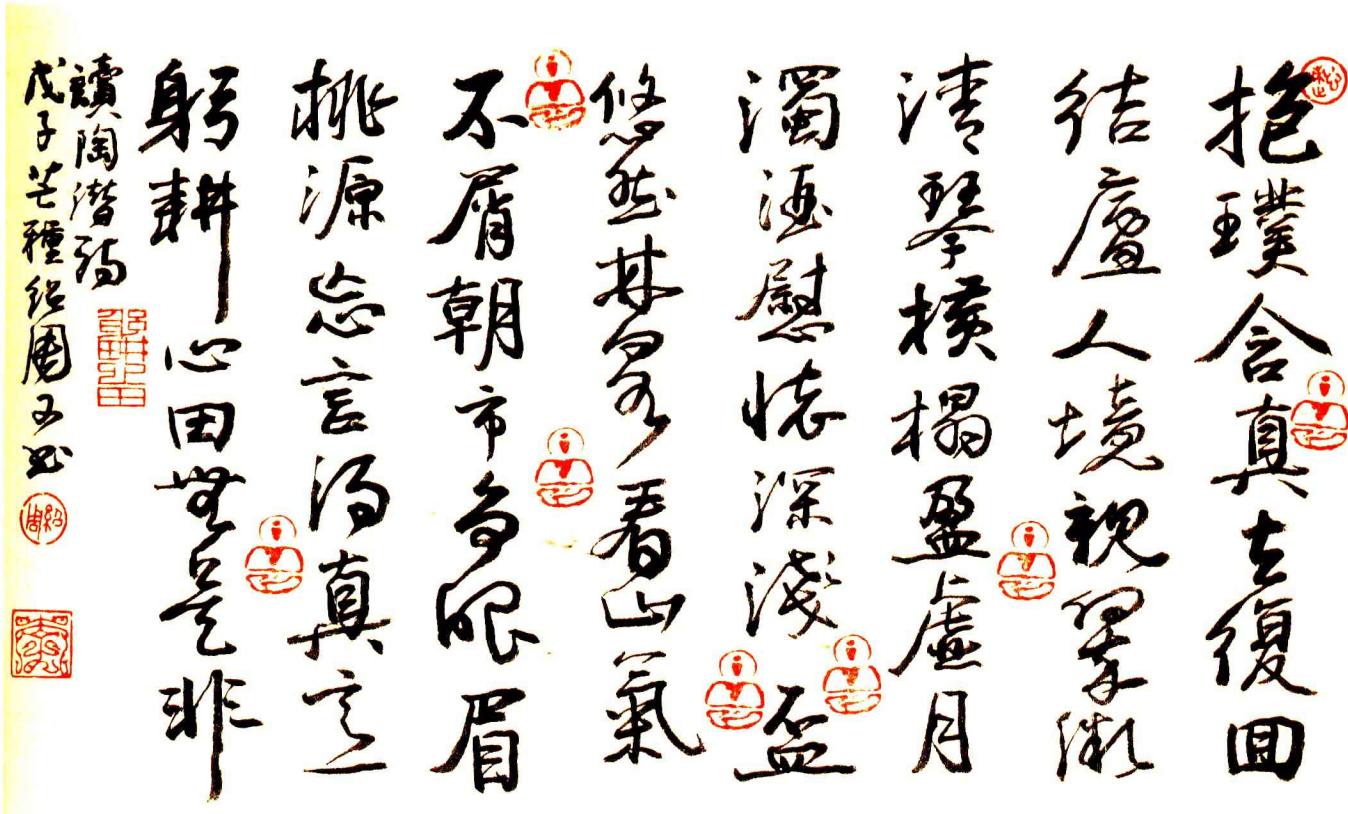
艺有高中低，人分三六九。论艺要严正，论人宜宽厚。入艺要清楚，入世宜糊涂。为艺要灵变，为人要实诚。名不必强求，财不要太贪，书不能少缺，手不敢常懒。情不能淡忘，信不可微失。甘苦随便，得失随缘，成败不计，荣辱淡然。

艺术界犹如江湖，有许多小圈子。所谓小圈子，就是一小撮人因为利益关系围在一起彼此呼吸着越来越污浊的空气，相互欣赏着越来越雷同的嘴脸，而把冰冷僵硬的后背和屁股朝向他人和外界。我从来不喜欢也不屑于挤进某个

小圈子，哪怕从中可以分得一杯羹。艺术家应有大的胸怀，包容万物，应有大的视野，目极八荒，才可能有好的作品。蝇营狗苟，排除异己的人，本质上是很无聊无趣无能的。

有的人把艺术当作女神，景仰崇拜，因而获得精神的净化和升华，在万丈红尘中保有一颗高贵纯净的心灵；有的人把艺术当作恋人，真挚纯洁，深爱不渝，甘心付出一生的心血，与它相处内心充满了快乐、满足和幸福；有的人把艺术当作陌路婵娟，遇之也喜，失之也忘，不动凡念，了无牵挂；有的人把艺术当作酒吧陪舞女郎，时有亲近，心存轻慢，无意深知，逢场作戏而已；有的人把艺术当作青楼女子，自己为老鸨或淫婆，他最大的快乐是用艺术作工具和筹码去换取世俗的功名利禄。

书法者，亦是“抒发”也，书者通过笔墨线条抒发了自己的思想和情绪，任心灵在绢素上自由徜徉和纵情舞蹈。好的书法作品令人或凝神静气，或怦然心动，或肃然庄重，或欣然轻松，或激情澎湃，或心音共鸣，或荡气回肠，或如沐春风。作者心手双畅，似有天助，作品鬼斧神工，若



抱璞含真去复回，结庐人境亲翠微。清琴横榻盈虚月，浊酒慰怀深浅杯。

悠然林泉看山气，不屑朝市争眉。

元书于 24cm × 39cm